

春风大雅

宁志荣

癸卯暮春，春意融融，槐花献瑞，牡丹初绽。穿过书墨巷，登临美术馆。品读同道之佳作，领略书画之艺境。宋富盛先生，书法之巨擘，其篆书行笔圆转，纯净简约，浑厚肃穆，古朴典雅；其隶书质朴自然，波势俯仰，峭激蕴纤，奔逸超纵。宋富盛以行草驰名书坛，其篆书隶书，可窥书学之深厚。张彦彬老师为出版名家，笔耕不辍，写有小说多部。其行草作品鸾翔凤翥，龙蛇飞舞，渴骥奔泉，劲骨丰肌，显然与家传有关，有文人之风范，书家之章法。柴然自幼习书，左右兼擅，其书法得汉唐之风韵，魏碑之沉雄，自辟蹊径，结体严整，奇崛古拙，苍劲浑朴，具金石气，为省城书法界和文坛所称道，集作家、书家、歌唱家于一身，成就斐然。此次书画展“春风大雅”，柴然亲笔题词。

谓高亭俯流水，修竹引清风，可谓有大家之气象，开画坛之风尚。少平摹写传统，领略奥义，其画作深山古寺，高山流水，亭台楼阁，小桥流水，木叶飘落，汀花野竹，水鸟渊鱼，纷纭披靡，深得中国古典之神韵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李晨以兰草而为人知，此次画展于婉约之中，呈现艺术之创新。其画作于往日典雅脱俗，清新雅致之中，添了几分粗犷，多了几分洒脱，增了几分新颖，枝干遒劲，树叶扶疏，清雅脱俗，栩栩生动，筛风弄月，寄托幽思。唐晋为人儒雅，玉树临风，其佛教之造像，亲切庄严，颜貌慈祥，色彩艳丽，纹饰精微，头戴花冠，肩披帛帛，密褶长裙，惟妙惟肖，有石窟壁画之雅称，具佛学智慧之心力。想当年唐晋自费游历西北诸佛寺，其诚心之有回向也。唐晋集作家、诗人、篆刻家于一身，令人叹服。晓东之画作驱墨如云，海阔天空，浓淡干湿，把笔墨运行于极致。贺子毅乃省城摄影之翘楚，其画作笔墨潇洒，自在天成，飒然挥就，意趣生动，可谓用光影作画，妙在神似。

驻足于大厅，游目四顾，琳琅满目，异彩纷呈。福林之大足石刻之作，得其雄壮磅礴，玲珑精巧，造型丰满，神态逼真之神韵，令人眼前为之一亮，与往昔高逸之士，竹林闲话，寄托浩渺之风格，有云泥之别。遥想福林兄遨游天府之国，心摹手追造像，归来之际艺境必更跃层楼。永平于壬寅仲春，携妻女壮游江南，一路作画，令人感佩。其游历江南之作百幅有余，怪石峻峭，天风激荡，天马行空，落笔恣意，涂抹随意；其造像花木摇曳，游鱼穿梭，云海浩瀚，妙于神会，风格独到，所

世间难得者挚友，难觅者知音。此次画展，尤为称道之处，乃永平、唐晋、少平、李晨诸人合作造像，其《醉花阴》《身无彩凤双飞翼》《烟雨周庄》等作品，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，各自风流，令人击掌叫好！此次画展，名家云集，群贤毕至，不愧为三晋艺术之盛事，书画鉴赏之雅聚。



到永祚寺赏牡丹

张春莲

太原赏牡丹有好几处，永祚寺（双塔寺）有最古老的明代牡丹，为“紫霞仙”，这一品种，也被元好问赏识，他曾赋诗曰：

天上真妃玉镜台，醉中遗下紫霞杯。已从天国编熏染，更怕花神巧剪裁。晋祠的牡丹也不少，晋祠公园有一大片，晋祠博物馆塔院里也有。我专程去过两次，尽管公交线路长，往返奔波时间不短，但面对盛开的花儿，疲累早已消失殆尽。

文瀛公园牡丹种植不多，但开花最早，大概地方小，周围高层建筑能遮挡冷风的缘故。

去得最多的就是迎泽公园了。这里的牡丹一般开在“五一”之前，早去几天，只能赏花蕾；迟去两三天，花就有了萎谢的意味。所以，每年我都会以郁金香的花时来选择赏牡丹的时间。

第一次到永祚寺，是2017年6月。尽管也游览了大雄宝殿，但目的专为拍摄双塔。并将感受浓缩为一首《游永祚寺》的小诗：

双峰并峙晋水东，万历佛灯始建工。春至牡丹娇艳艳，冬来松柏翠葱葱。无梁圣殿砖石靓，有兽飞檐琉璃彤。又借晋阳湖砚墨，生花妙笔绘蟠龙。

后来也去过，正赶上双塔陵园搬迁，园里园外大兴土木，不能对游人开放。今年却好，已经连续去过三次！

第一次是与同学好友如莲同游。早春天气，木叶未发，但环境清雅干净，还意外地发现了寺后碑廊院的宝贤堂。这里是欣赏古代石刻的地方。

第二次是4月中旬，外地友人前来，加上太原友人，一行五人同游。虽然极负盛名的明代牡丹枝叶繁茂，花蕾初发，尚不到观赏时节，但却被寺里寺外一丛丛、一片片的白丁香、紫丁香深深地吸引了。赏丁香，闻浓郁的花香，置身幽静的寺院中，大家都深深地陶醉了。

4月25日，雨后初晴，我们再次进入永祚寺。这次，专为观赏牡丹。据记载，寺内有各色牡丹6000余株，尤以牡丹名品紫霞仙为贵，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现存的明代牡丹，也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寺院牡丹。除此之外，寺外新辟的双塔公园，到处都种植有牡丹花。满园牡丹争芳斗艳，花香四溢，风姿绰约，浅笑嫣然，我觉得，这里的牡丹无论数量还是品种应该是市区所有牡丹园中最多的。

若要欣赏牡丹，还是要到永祚寺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诗《喜晴》：“窗前梅熟落蒂，墙下笋成出林。连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觉夏深。”诗中出现的梅和笋两种物象，一看就知是描写的南方天气。北方刚刚立夏，春天的脚步过去不久，窗外的雨连续下了几天，有了绵绵春雨的味道，让人产生“连雨不知春去”的错觉。

每年春天，人们似乎都在期盼雨水。预报说有雨了，妻子就趴在窗户往外看，她盼望雨水的心情我理解，因为楼下有一块园地，以前由门房打理，现在无人接管，她当做田园种了喜欢的菜蔬。春天干旱无雨时，她不得不每天从家里提水浇地，早两桶，晚两桶，从无间断。

凭借她坚持不懈地提水浇地，还是吃了两顿春韭水煎饺。春韭是妻子大前年种的，根子扎实在了，春天一来便会自然生长。品着热汤汤的春韭水煎饺，妻子不断用眼光扫视着我，问道，怎么样？等不及把一口鲜咽下去，忙不迭地回答，好吃好吃，确实比市场上买的韭菜香。那是，有我的辛劳在里面啊。用辛苦换来了应有的收获，内心的满足要比现实更为夸张。

园子里还有一棵别人给的香椿树。前年就长出了嫩嫩的香椿芽，没舍得吃，怕树根基不牢，影响生长。去年小树苗壮实了，枝头长出了微黄的香椿芽。妻子说，你下去看看能不能吃。站在树前端详几许，椿树是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香椿树还在两可。老家有一种椿树，别名臭椿树，叶子不能吃的。我先掰了一枝，放在鼻前闻了闻，没有香味，不过凭感觉认定是香椿，便伸手把每个枝头刚刚冒出的嫩芽逐个掰了。春芽很脆，一掰就干净利索地与树分离，丝毫没有破坏树枝本身。回到家，放在厨房，过了一小会儿满屋子的香椿味，啊，是香椿，确定无疑了。中午做了一盘香椿炒鸡蛋，特意叮嘱妻子多吃点，她也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扒拉到碗里。

过了半个月的样子，妻子说，香椿又长出来了。言外之意，让我去掰，我问她还能吃吗？她说，我们单位的人说，要吃到7月份呢。我再次到园子里，像第一次那样掰掉黄嫩色的香椿芽，已经长成绿色的没有掰，那肯定不能吃了。中午做饭时，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洗净直接炒，而是先焯一下再炒，结果焯老了，没有第一次的颜值好，口感也差。不知还能不能再吃第三次了，即使能吃，我也不忍心再去掰那嫩嫩的枝芽了。

韭菜已经进入生长期，只要水足够，阳光朗照，会噌噌地往上生长。园子里还有其他菜蔬，前年种过红薯、山药、豆角、辣椒。红薯和山药的秧子特别茂密，把不大的地盘占得满满当当，貌似丰收的样子，秋天刨开土地时，并没有结下几颗子。倒是豆角争气，不仅渲染了架子上缠缠绵绵的枝蔓的葳蕤，豆荚着实繁茂，一串串藏在叶子下面，拨开这边一串串，拨开那儿还有更多，妻子在红薯和山药上受伤的心灵被挽救了八个

九不离十。

去年，她从网上发现了洋姜，立即下单购买种在园子里。时间不长就长出绿油油的秧子。我小时候在村里见过这种东西，特别能长，一丈多高是有的。洋姜的味道味甘、微苦、性凉。煮食或熬粥，腌制咸菜，制作洋姜干，或作淀粉和酒精原料。不过，一般都是直接切丝凉拌生吃，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口感。问她为啥要种洋姜，她不在乎地回答，随便种吧，绿绿的也好看，倒不失为绿化的本意。园子本来是按照花坛做的，原来门房师傅就种了菜蔬，菜蔬也是一种绿化，还实用，两全其美，这么多年也坚持下来了。妻子还准备移栽一些辣椒什么的，反正不能让园子空闲，否则很煞风景。

我极少进园子，即使春天缺雨水时，妻子每天提水浇菜我也不插手。我和妻子有过约定：我是不主张种植这个园子的，你既然要种我不干预，两人达成默契。我出身农村，从小跟土地打交道，各种农活基本会做，小麦、玉米，各种五谷杂粮、菜蔬样样分得清楚。妻子没在农村待过，对待弄土地饶有兴趣，我以为她只是图新鲜，由她去吧。

刚开始，偶尔指导她应该种什么，不该种什么，她不听，我也不说了。她上网了解，倒是下过一番功夫，哪些菜蔬能种，哪些不能种。即使有错的地方我也不吭声任她去做，反正对她来说打发无聊的日子而已。想不到，她持之以恒，不怕吃苦，特别能战斗，一年四季，不能说天天盯着那一丁点园子，至少在春夏秋三季是须臾不能离开的。冬天没事了，也要去转一转，把架子上的干秧子拽下来码到一边，把地扫得干干净净，总之要保持清洁利索。下雪时，及时把雪堆起来装到水缸里。这里要顺便说一下，园子里放了两口大水缸，还有四只大铁桶，都是妻子找来的，专门接雨水。另外，在旁边屋檐下支了一溜的塑料桶，这些桶也是她从装修的地方搜罗来的，全部用在了蓄水上。

她全身心地打理这个小园子，已经三四年了，丝毫没有看出热情有所消退，反而愈加痴迷，一年比一年驾轻就熟。我在心中反问，她怎么比我更农民啊。我真的没有那样的决心和信心去做这些事情的，不能说就打小干农活伤了心，至少没有兴趣再鼓捣这些琐事。她不同，她似乎在补农业这门课。妻子的几个兄弟姐妹，比她大的都当过知青，上山下乡插队落户，广阔天地里也算是作为了一番，到她这里，开始招工上班了。如今是不是想弥补乡村生活这一课呢，也未可知。

缠缠绵绵的雨下了几天，天终于放晴了。大团的白云在碧蓝的天空翻着跟头，马路上、街角里的树木格外地绿，楼前的几棵梧桐树花朵已谢，叶子渐次印染了树枝，园子里的菜蔬绿得耀眼。一茬韭菜又长高了，心里在想，这几天估计能吃一次水煎饺了，便下意识地抿了抿嘴角。

高海平随笔

连雨不知春去

高海平



源自百度网
本版图片